

楔子

夜深，長巷漸漸入睡，昏黃路燈下，斜斜的長影橫在路面，幾隻倦怠的貓狗蜷縮著身子，酣睡入眠。

突然間，一聲拔尖的女音傳來，警覺的貓狗從夢中驚醒，倏地拉長雙耳。

「章健華，把話說清楚！」

耿雁秋心在鼓譟，腦漿在竄燒，熊熊烈焰吞沒她的理智，讓她變成潑婦。

「雁秋，妳不要生氣，是我對不起妳……」章健華試著拉她的手。

耿雁秋一把甩開丈夫，寒聲問：「丈夫帶著小三到面前求我成全，請告訴我，哪一個當妻子的能夠不激動、不生氣？」

她恨不得一巴掌打爛江櫻霞那張楚楚可憐的臉，只是……呵，她更怨恨自己，蠢吶、笨吶，她居然相信他們，居然還替他們說話。

江櫻霞是丈夫聘的助理，曾有人隱晦提醒過自己，她還信誓旦旦告訴對方，信任是夫妻關係中最重要基石……呵，她笨不笨？該不該打？

他握住妻子的雙臂，試圖讓她冷靜。「雁秋，妳靜下心聽我說，生氣無法解決問題。」

「所以我不生氣就能解決問題？OK，你說，怎麼解決？」她眼底嘴角充斥著冷笑，淡淡看一眼跪在一旁的江櫻霞。

她問堵了他，支吾半天，他只能說：「我……求妳成全……」

耿雁秋仰頭大笑。「你解決的方式，就是求我成全，很好，你的問題解決了，那請教你，我的問題呢？」

「我會補償妳，財產我們一人一半，妳想要女兒的監護權沒關係，可以給妳，妳如果不願意帶小希，櫻霞能照顧她。」

連小希也不想要？那是他的獨生女啊！

為愛情、為江櫻霞，他連親情都不要……耿雁秋，妳瞎了眼睛！這就是妳愛得死去活來，寧願和娘家鬧翻、捨棄事業也要在一起的男人？憤怒消失，餘下的是濃濃的悲哀。

她看一眼江櫻霞的肚子，他們暗通款曲很久了吧？

兩個月前，正值選舉期間，章健華需要健康、正面的形象，她還帶著小希到處替他造勢……如果愛妻、愛女只是假象，他怎麼能演得那樣逼真，如果他有一點點的真心，怎會現在她們母女倆居然變成了絆腳石？

她是個多麼驕傲的女子，嫁給章健華後，多年的努力與經營，除了愛情、親情，她更想向父母證明當初自己的選擇沒有錯，可現在卻……卻證明爸媽的預測才是正確的，這個男人確實沒有一顆真心。

緩緩吐氣，她告訴自己不要生氣、別傷心，倘若意氣用事，她就全盤皆輸，她輸還可以爬得起來，但小希怎麼辦？

「我不會離婚的，如果你堅持，可以！我不介意讓媒體來替我討回公道。」

除非章健華只想當一任立委，否則他就要從頭演到底，她會給他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會讓他繼續是一個愛妻女的好男人。

「把我毀掉，妳就能夠快樂？夫妻一場，妳竟要這樣對我？」章健華搖頭輕嘆，他以為她是個拿得起、放得下的女強人。

「說得真好，夫妻一場，你竟要這樣對我？請問，我做錯什麼？」
他無法回答，她沒做錯，是他的心情改變，是他遇到人生中不能錯過的愛情，但……他不能低頭，他必須捍衛愛情、捍衛櫻霞。

「妳以為我喜歡嗎？我是家裡的獨生子，我需要一個兒子，是妳生不出兒子，不是我的問題。」

他居然提出這麼爛的藉口？這不是他們的共識嗎？耿雁秋看著章健華，懷疑他已經不是自己認識的那個男人。

「你說，我生不出兒子？」她緩慢地重複他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出口間，她的心也一寸一寸冷卻。

「對，妳生不出、櫻霞生得出，一個男人事業再好，也不如有個好兒子。」
輕哼一聲，耿雁秋冷笑，男人怎麼這樣笨，被女人玩弄於股掌間，還以為自己在支配整個世界？

她點點頭，回答，「既然她已經懷上，那就等孩子生下來吧，反正也剩沒幾個月，等孩子生下、驗過 DNA，確定是你的孩子，我會簽字離婚。」

耿雁秋改變主意了，在話出口同時，她已經確定自己不要這個男人，只是要她看著他們雙宿雙飛？對不起，她辦不到，就算注定要輸，她也不允許章健華拿走獎盃。

聽見耿雁秋的回答，江櫻霞目光一凜，嘴角微顫。

突地她衝上前，一把拉住耿雁秋的手，揚聲道：「這麼做有意思嗎？好聚好散不好嗎？妳為什麼不願意正視現實。健華已經不愛妳，妳對他而言，是個沉重負擔，妳知不知道，他每天面對妳有多痛苦嗎？」

偏過頭，眼底滿是嘲諷，耿雁秋笑道：「我以為妳是他的助理，原來不是，妳是他的發言人？」

「妳不必諷刺我，只有我知道他有多痛苦，妳的強勢、能幹、精明，都造成他莫大壓力，外面有多少選民說，健華之所以能選上，是因為妳！他的能力、他的才華、他的傑出……通通淹沒在妳的光環之下。妳知不知道身為一個男人，這樣被輕賤，有多痛苦？」

「妳那個偉大的娘家，讓他無法喘息，而妳不斷主導他的生命，讓他倍感壓力，他是個男人啊，他也需要被尊重、被崇拜，而不是像個小孩，依附在妳的裙子底下，妳知道對他而言，妳就像個吸血噬髓的魔鬼，妳吸取他的驕傲自尊，妳……」
耿雁秋瞠目咬牙，她不敢相信，他是這樣對江櫻霞說的？她是吸血噬髓的魔鬼？她吸取他的驕傲自尊？

哈，她居然有這麼偉大的力量？既然如此，為什麼她不選擇毀滅他，卻選擇成就他？

很好，既然她是吸血噬髓的魔鬼，魔鬼總該做點令人髮指的事吧！

江櫻霞，等著接招吧，她會想盡辦法讓他們的感情煙消雲散，她不介意讓這個愚

蠢的男人看清楚，他所謂的愛情是場多麼空虛的笑話。

她嘴角的漠然讓章健華害怕了，一時間，他居然有種錯覺，覺得自己要為今晚的事，付出龐大代價。

他上前一步，輕喊她的名字。「雁秋……」

耿雁秋凝聲問：「江櫻霞說的是正確的嗎？對你而言，我像個吸血噬髓的魔鬼？」

她的表情太嚇人，章健華下意識退後一步。

她再進前一步，又問：「我吸取你的驕傲自尊，讓你無法喘息？」

見章健華節節後退，江櫻霞站到他身後，握住他的手。

江櫻霞的動作讓章健華想起來，自己必須像個男子漢，保護身後的女人和他的兒子。

抬起頭，他鼓起勇氣對耿雁秋說：「沒錯，妳這麼精明厲害，妳的控制慾那麼強，我事事都要照著妳安排的去做，不管在家裡、在外面，別人都只會誇獎妳，卻看不到我有多努力，他們把成功的原因都算在妳頭上，我算什麼？這個家姓章，可事事都是妳在作主，我是男人，不是僕人，我才是一家之主。」

真好啊，她處處為他盤算，幫他一手打造光明前途，誰知他初嚐成功滋味，便翻臉不認人？

耿雁秋，妳到底造了什麼孽！

「我明白了。」點點頭，滿眼無奈，她還想救他一把，還想助他戳破愛情謊言，沒想到……「章健華，希望你不要後悔。」

丟下最後一句話，她死心、她放棄，這樣的男人，她不要了！

眼看耿雁秋就這樣跑出去，江櫻霞措手不及，她這是為了避開簽離婚協議書？她依舊不想離婚？不可以！盤算這麼久的事，任何人都不可以破壞。

「健華，上去找她的印章吧，這件事要速戰速決，千萬不能讓耿雁秋橫生枝節，萬一媒體上門——」

話說一半，江櫻霞看見十三歲的小女孩走到自己面前，寒冽的目光和耿雁秋一模一樣。

小女孩看看江櫻霞，再轉頭看看自己的父親，冰冷的表情中帶著極度憎厭。

兩手推開，她從大人中間穿過，章健華急問：「小希，妳要做什麼？」

「你不是要把我送給媽咪嗎？」她頭也不回的說話，口氣沉穩得不像個孩子。

套上拖鞋、推開門，她不害怕，她是媽咪的女兒。

小希站在家門前，看看左邊再看看右邊，這條巷子很長。

她在左邊巷道發現媽咪的背影，媽咪走得並不快。她知道媽咪是在試圖讓自己冷靜，她在思考下一步該怎麼做，這是媽咪教她的，想不出答案時，就起來走走。這時候一個左腳微跛、拿著手機的男子，他一面講話、一面從小希眼前快步橫過巷子，因為他用力跑著，看起來腳跛得更厲害。

他沒發現小希，快步地衝到對面的汽車裡，關上門發動車子。

車子剛起步是不會快的，但他用力催動油門，發出轟轟的聲音，下一秒，車子用極快的速度往前衝……

條地意識到什麼，小希邁開腳步，瘋狂往前奔跑。

耿雁秋不斷告訴自己要冷靜，越是這種時候，越不能亂。

章健華可以不要，但為了小希，她必須極力爭取，他現在被愛情矇住眼睛，那就讓他用所有來換取愛情，讓他像婚前一樣，從零開始……

一陣刺目閃光射來，她下意識轉身，抬起右手，試圖擋去突如其來的亮光。

然而她尚未做出反應，下一刻一道強烈力道襲擊，她的身子騰空飛起，在一個大大的弧線之後重重落地。

肇事車輛從她身上壓過，疼痛充斥著她每寸知覺神經……

耳邊，她隱約聽見女兒的哭喊聲，但她已經無力安慰女兒的傷心，耿雁秋緩緩閉上的黑瞳裡，映入女兒疾奔而來的身影……

第一章

冷汗淋漓，正在夢中的女人淚水潸然，身子不斷掙扎，突然間一個激靈，她猛地彈身坐起。

醒了！她茫然地望著前方，慢慢地視線聚焦，慢慢地在黑幕中找到凝聚點，她的目光從衣櫃書桌、化妝台、浴室逐一掃過，最後回到自己身上。

作惡夢了？對，是惡夢、是假的，夢裡的場景只是她對恐懼的想像，她不再是那個哭得撕心裂肺的小女孩，她已經長大成熟，已經能夠分辨得出事實與夢境的差異……

呼，抹掉額頭汗水，摸索著打開抽屜，小希從裡面翻出一瓶安眠藥，她的長期失眠，讓精神科醫生快要束手無策。

啪！打開床頭燈，拿起床邊水壺，這才發現已經四點半。

嘆口氣，把安眠藥放回藥袋裡，再過一個半鐘頭就該起床，還是不要吃藥好了。冷氣從出風口吹來，滿身汗水的她打著冷顫，赤裸雙腳走進浴室，她打濕毛巾，把身上汗水擦乾，再換上乾淨睡衣。

她看著鏡中的自己，黑黑的大眼睛顯得空洞，瘦削的下巴，薄薄的唇，他們說這個叫做古典美，但她知道，這是長期失眠加上長期缺乏胃口的後遺症。

她是章云希，所有人都說她親切開朗熱情，其實她只是圓融，只是習慣做讓別人感到快樂的事，她擅長巴結討好，這是所有寄人籬下的孩子都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

她並不善良，其實。

媽咪死後，她給父親兩個選擇，第一：她留下、江櫻霞離開。第二：江櫻霞留下、自己離開。

這對父親而言，並不容易，父親是個立法委員，見報率極高，媒體的評語會影響他下一任的選票，不管是舊愛剛走便有新歡入門，或者讓女兒挾著憤怒對媒體爆料，對他而言都不是好事。

不管怎樣，到最後父親選擇讓她離開。

而他和江櫻霞，也在他們的兒子章云靳滿三歲時，才低調做了登記，因為父親的事業，江櫻霞想要的浪漫城堡婚禮成了空想。

為了這件事，小希高興很久。

她並不善良，其實。

再擦一次臉，回到床上，打開保溫杯，裡面有倩瑤阿姨準備的安神茶。

倩瑤阿姨是媽咪的閨蜜，聽說結婚前她們形影不離。

邵叔常笑說，很多人以為她們是蕾絲邊，幸好這是個誤會，才讓我和妳爸有機可乘。

邵叔很愛倩瑤阿姨，無論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都樂意表現。

她十三歲那年來到邵家，邵叔和阿姨無條件接納她，邵叔經常把話掛在嘴邊說「太棒了，我就想要一個女兒」、「人家說千金、千金，果然是真的，小希住到我們家後，我的事業就蒸蒸日上」……

叔叔講了很多話，企圖安慰她的恐懼，比起父親，他是個更合格的爸爸。

不過邵叔的話有幾分巧合，自從她搬過來後，他的餐廳的確是一間開過一間。

八年前邵叔創立邵鑫集團，開發各類川菜料理包、泡麵。

這麼大的事業王國，照理說兒子是理所當然的接班人，但邵叡大學畢業後，竟然跑去當藝人，還逼著她當他的小助理。

後來邵叡莫名其妙得到金曲獎，莫名其妙開始演電影，莫名其妙紅到內地，又莫名其妙被國際知名導演相中……一連串的莫名其妙，讓邵叔、倩瑤阿姨認定，她是個天生的福星，她跟在誰身邊，誰就會發達。要不然怎會她一離開章家，父親下一任的立委選舉就失敗了，這些年只能在電視節目上混飯吃。

邵叡的無心插柳卻柳成蔭，讓邵叔不得不從家族當中，挑選新生代來栽培，雖然這讓邵叔有點小傷心，卻也不願意限制兒子的喜好興趣。

喝了安神茶，抱著枕頭窩回床上，想起邵叔的無奈，想到阿叡的任性鴨霸和毒舌，她笑開……

每次從惡夢中嚇醒，為了抹去惡劣的心情，她習慣尋找一些開心記憶，來沖淡胸口的膽顫心驚。

閉上眼睛，拉過棉被，她的嘴角微微勾起——

「三點注意事項。第一點：不准告訴別人妳住在我家。第二點：不准讓別人知道我認識妳。第三點：不准出現在我身邊十公尺的範圍之內。懂了嗎？」他的聲音很兇，他的表情很惡劣，他瞪人的目光，有利箭鑲在裡面。

但看著他深邃明眸，高挺的鼻梁，白裡透紅的嘴唇，比韓星更好看的五官組合，小希無法把他的話在腦袋裡面烙下印記。

他的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全部變成：好好跟著我，我是一個好哥哥。

於是他轉身的時候，她立刻跟在他的屁股後面，距離……兩步。

聽見腳步聲，他怒氣沖沖轉頭問：「妳為什麼跟著我？聽不懂我的話？還是不曉得十公尺有多遠？」

罵完，他又轉身往前快步走。

小希輕咬唇，小跑步追上去，用手指輕輕戳他的背，聲音像蚊蚋似地，小心翼翼說：「我不知道要在哪裡等校車。」

他高一、她國一，搬到邵叔家後，叔叔幫她轉學。

他們唸一家頗有名氣的私立國際中學，學生不多，但非富即貴，學費和雜費加一加，每個學期的費用，可以讓普通人從幼稚園唸到大學畢業。

邵叔只是一家餐廳的老闆，還是跟人合夥的，照理說他們唸不起這樣的學校，但他堅持窮什麼也不能窮了孩子的教育，於是小希跟著阿叡成為國際學校的學生。阿叡瞪她兩眼，揮揮手，小希快速退後五步。

不夠！他再揮手，她又退五步，直到兩人的距離能夠確保她身上的病毒細菌不會傳到他身上後，阿叡才轉身繼續往前走。

來到校車等候區，已經有一票女生等在那裡。

看見阿叡，眾美女笑的笑、羞的羞，團團包圍過去，送早餐、送牛奶、送巧克力，熱情滿滿。

有個像「經理人」的濃眉大眼壯碩男生從容走過來，他從書包掏出紙袋，把所有東西收下放進袋子。

這麼……稀奇的場景，看得小希闔不攏嘴，這是寒冬送暖募資大會？

收完東西，經理人揮揮手，對大家說：「好了，大家排隊，校車快來了。」

美女們搶著排隊，每個人都想排在阿叡身邊，小希聽經理人的話加入排隊行列，但速度再快，她和阿叡中間已經有七個女生排列。

才剛站定，阿叡偏頭、一個眼刀射過來，小希被眼刀射到靶心，連忙自動自發讓位，直接排到隊伍最後方，然後低著頭，不敢多看周圍一眼。

阿叡撇撇嘴，對識相的小希減少一分討厭，揚起眉繼續對身邊女同學散播微笑、散播愛。

校車到了，大家陸續上車，阿叡看一眼自己習慣的位置……不錯、有眼色，知道幫他留著，他大步朝位置走過去。

剛剛為他保留座位、罵走一票臭男生的校花小姐，一顆心撲通撲通亂跳中……付出的人總會得到回饋……看一眼在自己身邊坐下的邵叡，她的臉悄悄地變成紅蘋果。

邵叡坐定後，一票女生連忙跟著往他身邊擠，運氣好的，搶到他附近的位置，運氣不好的，能站在他身邊，也很幸福。

車上的男同學見邵叡那副死樣子，忍不住暗暗幹譙，那裡是龍椅哦，還要特定人士才可以坐？

小希上了車，目光四下張望，這裡是最後一站，車上已經沒有空位，鼓起腮幫子，認真思索一番，她選定一個離阿叡很遠的角落待著。

十三歲的她，身材瘦小到令人髮指，而這位司機肯定擔任過終級殺陣的臨演，咻咻……左鑽、右閃、飛速前進，突然一個緊急煞車，小希一整個往前栽，眼看就要飛撞擋風玻璃，幸好，經理人粗壯的手臂即時一攔，拯救她免於破相之災。

「謝謝。」小希抓抓亂七八糟的頭髮，對身材高大、長得很像暴龍的經理人拚命

鞠躬。

他對她咧唇一笑，小希身上的汗毛瞬間立正站好，足恐怖……他的笑讓小希覺得自己像暴龍餐桌上的食料。

他低低的聲音說：「抱緊欄杆。」

如果不抱緊會怎樣？和他的胃液融合，變成肉糜後送進小腸嗎？

小希一個加冷筍，立刻乖乖照做，小小的兩隻手臂把欄杆抱得死緊、牢牢扣住，不管司機大叔有多激動，她都努力讓自己紋風不動。

她不知道這動作多像依戀母猴的小猴子，一心一意爭取自己的性命存續。

那副死樣子！阿叡強忍著不看她，但有這麼誇張嗎？在他翻過第三個白眼之後，忍不住了，他大步朝小希走去，一把拎起她的衣領，把她抓到自己的位置上拋下。這裡是愛心座？小希看看左、再看看右，好不容易搶到阿叡身邊的女生，用殺人的目光釘死她。

小希從頭皮一路癢到屁股肉，實在是……她試著站起來，可是阿叡眼睛一瞪，她只好乖乖坐回去，繼續忍受眾美女的目光攻擊，身旁的校花小姐氣得偷捏小希一把，那個指甲又尖又有力，痛得她差點流淚。

阿叡看見眾美女的小動作，不滿地輕哼一聲，「有沒有同情心啊，老師沒教過妳們要愛護台灣獼猴嗎？」

阿叡的嘴夠賤，但賤得很剛好，不少氣鼓鼓的小美人笑了，還有諂媚的，急忙道「阿叡好善良哦」、「阿叡好有同情心哦」、「阿叡真是好人」……

她從小公主變成台灣獼猴？

小希的太陽穴突突地跳著，她低著頭，想怒不敢怒，想言不敢言，臉頰瞬間暴紅。突地，原本在經理人手中的那袋禮物落在她膝蓋上，她嚇得猛抬眼，對上阿叡的視線，他驕傲地抬起下巴，丟下話，「下課之前，吃光！」

吭？什麼意思？小希腦袋沒轉過來。

被搶走戰利品的經理人好笑地奚落。「餵食台灣獼猴哦？」

周遭爆出高高低低的笑聲，阿叡回答，「對啊，我高興。」話講完，看女粉絲一眼，當眾宣佈，「從現在起，這隻是我養的，記住，打猴子要看主人。」

小希腦袋一片模糊，啊剛剛不是說有重點一、重點二、重點三？不是說不准出現在他身邊十公尺的範圍內？

小希頭垂得更低了，緊緊抱住那袋食物。

從那之後，他在哪裡、她在哪，沒人敢招惹她；從那之後，她變成他的小奴婢，只要跟得緊緊，就會有糖吃。

於是她知道，他很霸道、任性、暴躁、驕傲……但他很善良，他會保護她。

當初的經理人，現在成了他們工作團隊的業務經理，小暴龍長成大暴龍，身高一百九十三，體重九十三，噸位可以用來嚇人，黑社會的臉孔，讓他喬事情很方便。阿叡很厲害，他是那屆唯一申請上哈佛商學院的學長，大學四年，他只花三年時間就拿到文憑，在小希學測失利的那個暑假，他回到台灣，很鴨霸地下達指令。

「考這麼爛？不必唸了！」

短短一句話，引發家庭戰爭。阿姨罵他、邵叔責備他，甚至連阿叡的堂哥邵熙都說他沒權利阻礙小希的前途。

他被罵卻不痛不癢，只是當著大家的面問：「小希，妳想唸大學嗎？」

當然想，上大學才能修最重要的戀愛學分……但是四目相對，他陰惻惻的聲音傳來。「想清楚再回答。」

他的口氣中有濃濃的恐嚇，小希幾次張嘴、閉嘴，最後無力回答，「不想。」

他高抬下巴，用鼻孔對著有意見的家人說：「聽到沒？逼牛吃肉、強迫貓看家，都不是愛。」

小希苦著一張臉，心裡萬分掙扎，她喜歡吃肉啊，她樂意看家啊……

無論如何，從那天開始，她變成牛，必須苦幹實幹，她變成貓，必須時不時舔主人幾下，舔得主人心花怒放。

阿叡在演藝圈中竄紅的速度相當快，只花半年時間，就讓自己從網路紅到電視螢幕，身邊的工作團隊慢慢擴編，從小希開始，然後是暴龍哥，再然後，只看得見數字和帥哥的面癱 Lulu 加入、Jerry 加入、女漢子祺祺加入。

阿叡把演藝事業經營得不遜於邵叔的食品王國。

小希始終不懂，他為什麼要頂著高學歷跑去當藝人，如果拿他行銷自己的手法，去行銷自家產品，邵叔一年可以多賺幾個億。

鬧鐘響起，小希看一眼，六點鐘了。

飛快起身，用最短的時間整理好自己，拿起手機，打開 Line 群組。

小希：Jerry、祺祺，七點二十到門口接我們。

小希：暴龍哥，有什麼事要我提醒阿叡？

小希：Lulu，雲南到上海的機票訂好沒？這次有誰要一起去美國？

發出一堆訊息後，很快地，手機不斷出現短波震動。

Jerry：收到。

祺祺：七點二十見。

暴龍：多帶一點衣服，我這邊確定好後，若時間緊迫，上海的行程結束，妳和阿叡直接飛紐約，我在那裡和你們會合。

暴龍：雲南那裡沒有安排記者，但上海肯定有。

暴龍：上一部電影票房很好，導演想找阿叡合作下一部，問問他的意思。

暴龍：我拜託妳的那件事……記住一定……

Lulu：機票 OK，但從上海直飛美國，我不確定能不能訂到商務艙。

小希：拜託、拜託，千萬一定要訂到。

上次坐經濟艙，一堆粉絲的熱情讓他們連睡覺都很難，而且那次阿叡已經連續二十幾個小時沒睡覺，脾氣壞到爆錶。

她也很累啊，卻不能不一路陪小心、道歉、解釋，然後一路感激粉絲的熱情支持，下飛機後，她頭暈目眩、腳軟腰疼。

她走到阿叡房門前，敲兩下，理所當然的沒有回應。

打開房門，房間裡面一片漆黑，她走到窗邊，拉開厚厚窗簾，瞬間，陽光從屋外灑進來，照亮整間屋子，夏天的太陽起得特別早、特別精神。

床上的美男子有了動靜，他不滿地把身子轉向背光處。

小希來到床邊，望著阿叡的臉。

她很早就有預感，他會紅！

別說哈佛的學歷夠嚇人，他的音樂才華也很驚人，就算光靠他那張乾淨無瑕、完美極致的臉，就算他霸道又腹黑、刻薄又嘴賤，也會打遍天下無敵手。

他絕對是個天生的藝人，中學時期的粉絲量就可以確定他的桃花數是正常人百萬倍。

彎下腰，小希輕輕推他，「阿叡，起床了，飛機不等人。」

他沒動。

小希又推他，「阿叡，再辛苦幾天，把戲拍完、綜藝節目錄完，我們就可以去美國，就可以好好休息兩個月嘍。」

她說著鼓舞的話，但鼓舞不到他，因為兩個月過後，就要為演唱會排舞、排練，然後一路忙到年尾，唉……走這行的，不紅很可憐，紅了更可憐。

他不滿地皺皺鼻子，長臂一勾，小希重心不穩，摔到床上。

小希還沒有反應過來，已經成為對方的趴趴熊，他手腳並用，把她圈在自己懷裡，他的頭歪在她頸邊，深吸兩口氣。

「臭！以後不要噴香水。」他低聲埋怨。

臭？香奈兒的捏，如果不是 Jerry 進貢，她還捨不得買咧。

不過，經驗教會她，順叡者生、逆叡者亡，再好死她也不想死。

「是，阿叡大爺，可不可以起床了？我們真的會來不及。」小希推他、搖他，試圖把他的魂魄從蓬萊仙島搖回來。

「十五分鐘。」沒有商量餘地的口氣，卻讓小希暗暗鬆口氣。

得意地揚揚眉毛，嘿嘿，猜對了！果然要賴十五分鐘，今天，她預留二十分鐘提早「叫床」。

瞧，她多懂他、多理解他，沒有她，這個工作團隊要怎麼運作？

微眯眼，阿叡看見她的小得意，忍不住翻白眼。

笨蛋，讓她猜對一次，值得這麼高興？「把眉毛收回去，不然……三十分。」

小希聞言，立刻把眉毛擺回正常位置。

被阿叡收在懷裡，小希的腦袋飛快運轉，這種時候必須不斷講話，否則他累過頭不小心睡回去，那個十五分鐘就要重新計算。

「聽說雲南很美，我本來想拍完戲若能多待幾天多好，但上海那邊不行，十五日就要進棚，十七日也有一場錄影，在上海三天，只能待在飯店，否則一出飯店，粉絲團團圍上來，哪裡都別想去。」

他沒反應。

小希再接再厲。「既然哪裡都不能去，你有沒有考慮，上次我提的那個演講？不

長，只要一個半小時，準備一小時講稿，半小時讓聽眾發問，你覺得可不可以？」不少粉絲對他的成長歷程很感興趣，感興趣就會想挖掘，所以這種演講型態的節目，如雨後春筍不斷的開。

阿叡皺皺眉，這是小希第二次提同樣的建議，對方允她什麼好處？哼，想都別想，她的好處只有他可以給！

「不要。」他縮縮手臂，把她抱得更緊。

「一整天都待在飯店很無聊……不然，你留在飯店休息，我出去逛逛。聽說那個開瓶器大樓的夜景很迷人，去上海那麼多次都過門而不入，好可惜。」

「不許。」他在哪裡，她就必須在哪裡，這是基本原則。

「不然我把機票挪一挪，在雲南多待幾天，讓 Jerry 和祺祺陪你先到上海？」

阿叡沒有經紀公司，所有事都靠自己，剛開始沒問題，當工作越來越多之後，暴龍哥就接手一部分經紀人實務，出面幫阿叡接工作，聯絡各方人馬。

Lulu 是阿叡的大學同學，女生、個性很宅，說小了，她是阿叡的會計，說大了，她是阿叡的財務經理，從計算收入支出、訂機票到投資管理，事情很瑣碎，卻都是她工作範圍。

Jerry 則是同性戀中的零號，但這不影響他的專業，他負責阿叡的服裝造型，讓他在每年的頒獎盛會上，都能謀殺攝影記者大量底片。

祺祺本來是負責髮妝的，但因為她女漢子的性格，看不慣阿叡老是欺負小希，便多多少少接手小希的事，長久下來，她正確的職務叫作髮型美妝兼助理工程師，對啦，意思是連水電管路有問題，都要她上。

至於小希，她的職務名稱叫做助理，但換成「奴婢」會更恰當。

主子生氣，她乖乖站著挨罵準沒錯，主子高興，賞兩根狗骨頭，她就要撲上前、歡天喜地、謝主隆恩。

主子熱、打扇子，主子煩、陪笑臉，主子樂，汪汪叫兩聲，只要看她的表現，就可以猜出主子目前的心理狀態。

別以為這是小事，邵叡那張千年不變的臭臉，若不是靠小希來悉心解讀，大家很容易解讀錯誤，以至於做出不正確的後續處置。

照理說，小希是工作團隊中最最最低等、最最最不專業、最最最沒自尊的生物，但……她成了他們的靈魂人物。

有人讚美小希，她個性圓融，對任何人事溝通都游刃有餘，也有人說，任何會讓主子冒火的事，推她出面，不管過程如何慘烈，結論都會傾向完美，於是她在團隊中的地位節節上升。

「不行。」

不要、不許、不行……小希在心底默數，已經搜集三個 No，應該可以換一個 Yes 了。

偷偷揚眉，她牢記暴龍哥的請託。

「不然……拍照吧，讓 Jan 到飯店拍個照，就當做幫忙自家人。」

Jan 是暴龍哥的妹妹，職業是珠寶設計師，最近設計一組男人的領帶夾、懷錶、

戒指和手錶，如果阿叻肯戴著它們拍幾張照片，就算不代言，只把照片放在 Jan 的臉書上面，也能提高賣量。

阿叻安靜三秒鐘，悶聲回答，「知道了！」

耶！總算拐到一個 Yes，她眉開眼笑，這個部分純屬私人交情，與利益無關。

「我搞不懂，你為什麼不接代言，隨便幾個廣告，以你現在的知名度和身價，肯定有上億元入袋，工作輕鬆、又不熬夜……」

「不要嘮叨。」大掌一蓋，阿叻的掌心正確無誤地壓在她嘴上。

「我知道，這是為公平起見，你不幫叔叔代言，也不幫其他廠商，可是……」

叫她閉嘴還講，是膽子養肥了嗎？

阿叻深吸氣，用力一推，轉轉轉、三個漂亮的圓圈圈，小希立刻從床上滾到床底下。

啊！小希大叫一聲，慢慢扶著床沿跪起來，揉揉發痛的屁股，幸好訓練有素，摔的次數夠多，知道怎樣的落地點會受力最少。

阿叻終於起床了，頭髮亂蓬蓬的，揉揉眼睛、打哈欠，左腿下床、右腿下床，在腳板接近地板五公分處，小希快手快腳把兩隻拖鞋，完美無誤地套入他腳板。

離開床面，伸個大懶腰，小希笑眼眯眯地湊向前，試圖繼續剛才的話題。

阿叻輕哼一聲，用腳趾頭都能猜出她的意圖。咄！右掌推出去，正好巴中她的左臉，把她的諂媚拒於門外。

他板起臭臉。「妳覺得能說服我去代言泡麵廣告？」

嫌棄沒質感？瞭解瞭解，小希把右臉送上去給他巴，眉開眼笑說：「如果腳本很棒呢？」

啪！右臉被巴到了，她笑得一如平常。

在阿叻身邊工作，伸手不打笑臉人這種事，在這裡是不成立的。

「泡麵？質感？哼！」

他脫掉 T 恤，露出完美的肌肉線條，朝浴室走去。

她彎著腰，像古代的小太監，奴顏婢膝地弓著身、尾隨主子背後，一路走一路說：

「你意思是，沒質感，哼！有質感，Yes？」

他拒絕回答智障問題。

小希鍥而不捨。「默認？我猜得對？同意我的意見？」

阿叻頭也不回地走進浴室，碰一聲！用力關門。

哈、哈……哈……她拉扯喉嚨，揚聲說：「謝謝阿叻、感激阿叻，阿叻、阿叻萬萬歲！」

一講完，把耳朵貼在浴室門上，等待三秒鐘，蓮蓬頭的水打開。

Yes！成功！

如果不是默認，就算阿叻全身脫光光，他也會打開門，用強而有力的手臂往她頭頂巴下去，叫她不要癡人作夢。

太好了，戰果豐碩，三個 No、兩個 Yes，三壞兩好，大勝！完勝！希希隊完封叻叻隊！

她再度貼到浴室門邊，朝裡面喊話，「我先到樓下等你哦。」

語調飛揚、腳步輕快，小希帶著得意非凡的笑容，拿起手機。

小希：Jan 的事成功，時間暴龍哥安排，記得提早告訴我，我還要花心力給獅子梳毛。

暴龍：小希，我愛妳！

Lulu：敢愛主子的奴才？嫌命太長？

祺祺：暴龍哥錢太多，對年終紅利不感興趣。

祺祺：已經上車，預估四十分鐘後到主子家門前等候。

Jerry：暴龍哥，夠聰明的話，趕快準備主子最愛的餐盒，到機場和我們會合。

暴龍：Why？

Jerry：如果主子的 Yes 是被小希拐出來的，猜猜，主子會把帳算在誰頭上。

暴龍：感激提醒，欠你一頓！

看完群組對話，小希笑彎腰，瞄一眼時間，打開臉書，她偷空回一下粉絲專頁，再走回房間，把兩只大行李箱和一個小行李箱拉到樓梯口。

呼……看著長長的樓梯，不過是三個行李，難不倒她的，小希握緊雙拳，對敲幾下，神力女超人即將登場。

「小希早！」

誰？小希彎腰往下看，看見邵熙站在樓梯下。

「邵熙哥早。」她笑得很甜蜜。

邵熙是阿叡的堂哥，在叔叔對阿叡接掌家業絕望後，決定親自培養姪子。

他雖然沒有阿叡迷死人的五官，但也不差了，應該這樣比喻——阿叡的長相屬於天神級，邵熙偏向凡間百姓，不過凡間百姓也分低中高，而邵熙屬於後面那個稀少族群。

他樣貌斯文，個性更斯文，比阿叡整整大兩歲。

邵熙和阿叡沒有從小一起長大，但邵叔只有一個哥哥，兩家人往返頻繁，小孩子碰在一起多少會有爭吵，但邵熙什麼事都讓著阿叡，有時阿姨被阿叡氣到跳腳，還要靠邵熙哥來滅火。

再加上大學畢業後，邵熙便進入邵鑫集團工作，所以，如果說小希是邵家的一分子，那麼邵熙也算得上邵家的半分子。

「邵熙哥怎麼這麼早來？」她扛起大行李，一步步往下走。

邵熙趕緊上樓梯，接過行李箱，送到一樓門邊。他一面幫忙一面說：「叔叔今天要飛北京，我送他去搭飛機。」

「有司機啊，邵熙哥幹麼特地跑一趟？」小希轉身上樓，扛起第二個。

同樣的，體貼溫柔又親切的邵熙，很快過來接手。

「叔叔不在，我必須在總公司坐鎮，叔叔應該有不少事要交代。」

小希提起最小的行李，咚咚咚，輕鬆地跑到樓下，把行李排在前兩個旁邊。

兩人走回客廳，邵熙問：「帶這麼多行李，你們要出去很多天？」

「這次要飛雲南，補最後幾場戲，預計三天吧，然後到上海，參加兩個綜藝節目

的訪談，接下來……如果時間趕的話，我們會直接飛紐約，不趕的話，就先回台灣休息幾天。」

「阿叡的演藝事業越做越好。」

「對啊，他是天才，做什麼都會成功。」

阿叡好像做任何事都沒失敗過，起初還覺得他的運氣無與倫比的好，但這麼多年下來，她再笨也看明白了，那才不是運氣，而是實力。

「聽起來，妳很崇拜他？」

「崇拜他的不只我一個，要不要猜猜阿叡的粉絲人數？」

「這麼得意？是妳的功勞？」邵熙挑挑眉，笑著伸手摸她的頭髮。

小希和他混得夠熟，也不覺得怎樣。「我的頭髮亂了？」她直覺反應，連忙用五爪當梳子，把頭髮整好。

邵熙沒回答，問：「這次出國，記得幫邵熙哥帶好東西回來。」

「邵熙哥開玩笑嗎？我的錢被『人家』控制，拿什麼買？」她加重「人家」兩個字，說得兩個人哈哈大笑。

不過小希還是多少覺得良心不安啦，從小到大，邵熙送她的禮物都可以堆成一座山了。

「阿叡真的管妳管得那麼緊？」

小希癢癢嘴點點頭，還做個怪表情，調皮的模樣又惹笑邵熙。

兩聲輕咳，邵熙和小希同時抬頭，發現阿叡不知道什麼時候站在樓梯上，一張臭臉、兩顆冷眼看著他們。

糟，背著主子說主子壞話，她要被拖出去痛打三十大板了啦！

邵熙不動聲色地退開一步。

小希連忙轉開話題，笑說：「下來了？今天這麼快，吃飯、吃飯！邵熙哥，一起吃早餐吧，我去看看阿姨跟叔叔準備好沒。」

小希快步奔上樓，頭頂始終有陣陰森涼意盤旋，讓她全身興起一陣雞皮疙瘩，經過阿叡身邊時，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肘，在她耳邊低語，「我要跟妳講幾次……」她連忙接下話，也壓低聲音在他耳邊說：「知道、知道，不要跟那個心機鬼攪在一起。」

抽回手，她退開兩步，俏皮地朝他一笑，行舉手禮，說：「主子，收到！」

話丟下，她一溜煙衝上三樓。

才剛跑上最後一層階梯，就看見邵叔和阿姨走出房間。

小希輕快上前，勾住邵叔的手臂邀功。「阿叡同意幫叔叔的泡麵代言嘍。」

「真的假的？」周倩瑤不敢相信，為這件事，老公和兒子已經吵過幾次了。

「真的，不過前提是廣告內容質感要夠好，不能影響他的形象。」

「知道了，我會讓下面的人去策劃。小希，妳幫了大忙！」邵天齊拍拍小希的手，多好的孩子，如果是自己的女兒就好。

「既然我幫了大忙，邵叔可不能什麼都不表示。」

「知道了，小希想要什麼禮物，儘管告訴叔叔。」

「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要不要寫合約書？」邵天齊玩笑問。

「不用，但下個月七號，叔叔要空出一整天的時間，不可以工作、不可以進公司，關掉手機、拒絕應酬。」

「一整天？妳要叔叔做什麼？」邵天齊笑問。

「和阿姨兩個人的祕密約會，叔叔要記得買一大束粉紅色玫瑰哦。」說完，小希笑眼眯眯地把阿姨推到邵叔身邊。

邵天齊恍然大悟，那天是他們的結婚紀念日，望著妻子，他滿臉抱歉。

周倩瑤怕丈夫為難，連忙解圍，「你不要理小希，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有多忙。」說完，她掐掐小希的嬰兒肥，「別給妳叔叔出難題。」

「不行，我用很大的力氣才讓阿叡同意的耶。」她鼓起腮幫子，指指自己的右臉、又指指左臉。「這邊被打、這邊也被打，我犧牲這麼多，叔叔也要犧牲一下下。」她裝萌的模樣，惹得夫妻倆失笑。

邵天齊說：「小希這麼辛苦，小小的要求邵叔怎麼會讓妳失望，放心，我一定會讓祕書把時間空出來。」

這些年為了擴大公司，沒多少時間陪老婆，兒子大了，東奔西跑忙事業，自己也一樣從早忙到晚，讓老婆一個人守在家裡，實在抱歉。

他摟著妻子，建議道：「下次找個時間，我們全家出去渡假！」

「YA！」小希跳起來，快步衝下樓，她要把好消息告訴阿叡，讓他知道，點這個頭有多麼重大的意義。

看著她的背影，夫妻倆相視一眼，邵天齊笑說：「當初我們怎麼不生個女兒？」

「是你不生的。」周倩瑤埋怨，她也喜歡女兒啊，比起兒子貼心得多。

他哪敢啊！倩瑤生阿叡時，差點死在產台上，那種可怕經驗，一次就夠，他拍拍妻子的手，說：「我們怎麼給忘了，女兒不是已經有了嗎？小希呀！」

周倩瑤點點頭，是啊，小希早就是他們的女兒。

「Jerry、祺祺，這是你們兩個的機票，暴龍哥確定日期了，二十三日我會和阿叡提早飛美國，你們先回台灣。」

「有空的話，先為年底演唱會設計造型吧，我已經把演唱會曲目放在群組裡，阿叡說這次的舞台合作、舞群……還是找老搭檔，你們先開會，把雛型確定好後，我們回台灣再討論細節問題。」

小希一上車，先把重點講清楚，從包包裡把機票和簽證、台胞證交給兩人。

「這次我一定做那種又誇張、又炫目的造型。」

Jerry 和祺祺超喜歡演唱會的，那不只是阿叡的舞台，更是他們的舞台，一次次精彩絕倫的表現，讓他們的名氣直線上升，現在有不少人想高薪挖角呢。

但，誰願意離開？那些人的團隊裡面，沒有一個可愛又可憐的小希，更何況，只要不耽誤正常行程，阿叡並不反對他們對外接工作。

小希轉頭望向阿叢。「到目前為止，暴龍哥已經敲定二十七個場地、時間，台灣、內地、香港、新加坡……之後還會陸續增加幾場，等全部確定後，就要開始找廣告公司，暴龍哥想問，還找上次那家外商嗎？」

他們的服務很好、溝通也不錯，照理說，這次應該繼續合作，但阿叢嫌他們創意不足，有意思換別的廣告公司。

阿叢搖頭，他已經給過他們一次機會，他不允許自己犯同樣的錯誤，更不允許別人犯。

「把消息放出去，讓幾家大廣告公司來提案比稿，看誰做得好就讓誰做。」

這筆行銷費用不能白花，如果真的不行，他不介意找人組個廣告公司。

「知道了。」小希飛快記下。

她手邊這本冊子有個特別的名字，叫做「聖旨簿」，凡阿叢定奪的事，都要立刻紀錄。

公事處理完畢，阿叢閉眼小憩。

Jerry 提起昨晚在同志酒吧的豔遇，祺祺不耐煩，從腳邊拿出一個大帆布袋，打開拉鍊，抱出一本八開大小的書本。「小希，妳看這個。」

書本很厚，封面上用草書寫下四個字——大盛傳說。

「現在很少人做這麼大開本的書。」好賣嗎？這是小希的第一個想法。

Jerry 和小希想法不一樣，他們這是出國工作，祺祺抱這麼大的書，不嫌累贅嗎？除非……她有意圖。

斜眼、冷笑，這傢伙肯定是要拐小希。

祺祺喜歡稀奇古怪的東西，比方被鬼附身的玉環，收集靈魂的琉璃瓶，包著人魚眼淚的琥珀……她藏寶箱裡面的東西，光是聽名字，都會讓人毛骨悚然。

Jerry 不高興話題被打斷，從旁伸手打開書頁，看見密密麻麻的字又蓋上書頁，小希瞄見裡面的字竟然是用毛筆寫的，光這一點就夠新鮮。現代的印刷技術這麼發達，還有人用毛筆寫書？

「字這麼多，妳看得懂？我以為妳是文盲咧。」Jerry 嘲笑。

Jerry 老愛和祺祺鬥嘴，他們是對歡喜冤家，不過這並不影響他們的合作。

小希問：「是小說嗎？」

祺祺得意洋洋地對 Jerry 哼了一聲，向小希介紹。「這可不是一本普通的書。」

「哦，哪裡特殊？」小希問。

「這是在古貨市場上淘到的寶，聽說只要能夠找到大盛王朝，就可改寫書裡面的內容。這種好東西可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得到的，必須有很好的運氣加上福氣，當然手頭也要夠寬裕，不要小看這本書，要價兩萬塊咧。」

「哇！兩萬塊的書，真的很特殊。」小希用力點頭。

「錢不是重點。」祺祺一臉的莫可奈何。

「不然重點是？」小希虛心求教。

「重點是，如果妳找到大盛王朝，就會穿越到書裡面，成為裡面的主角，主導故事發展。」主角耶，有幾個人的一輩子可以成為書中主角？

「然後在裡面生活一輩子？」小希瞪大眼睛問。

那不是超危險的？萬一不小心掉入異世界，就會離開熟悉的環境、熟悉的人，誰曉得那個亂七八糟的大盛王朝好不好混？

「不是啦，故事演完就出來啦，像阿叡，演完一齣戲，就能從角色中抽身。」

「怎樣才會穿進去？」

「咳，整體來說，我還不知道具體方式，不過賣書的人強調，只要找到大盛王朝，就能完成我們的穿越夢想。」

「智障哦，誰會有穿越夢想，妳是電視劇看太多嗎？」Jerry 忍受不了這種愚蠢對話，用力嘲笑兩人。「還大盛王朝咧？妳知不知道現在是二十一世紀，所有人都在想辦法到外太空移民了，哪有這種白癡事。」

「世間之大無奇不有，你怎麼知道，沒有一個隱身在都市叢林裡的大盛王朝？」祺祺反駁。

人類很膚淺，卻又都相信人類能夠主導世界，殊不知太多連科學也無法解釋的現象，正在全世界各地發生。

小希接過書，打開閱讀前面幾行。「妳的意思是……目前、現在、這個時候，有人正在裡面演故事？」

「不對，我已經看過，故事最後面有寫『全書完』，所以裡面的主角應該已經跳出來。」祺祺態度鄭重而認真，毫不認為這事有作假的可能。

「如果有人真的找到大盛王朝，但是裡面已經寫滿故事，怎麼……」

「耶！我們想的一模一樣，我有問老闆這個問題，他說：只要有人重新進入這本書，裡面原先的字跡就會消失不見，變成一頁頁的白紙，等待填上新故事。」看兩個女人把這種鬼話當成一回事，一來一往討論得很熱烈，假寐的阿叡也受不了了，他拿下帽子，輕哼一聲。「妳要被騙多少錢才會甘願？是我支付的薪水太高？」

老闆出聲了，祺祺當然要解釋得更用力，說不定……嘻嘻，說不定最後付錢的會是他。

「唉唷，老闆幹麼講這樣，我真的不是被騙，我有上網找過，五十幾年前，真的有人掉進書裡，他描述的時代，就是大盛王朝，有女帝、女相、女將軍的時代……」幸好機場到了，祺祺只能暫停鼓吹，否則大家肯定會聽到更荒謬的話。

小希笑咪咪地迎下偉大的主子，再和 Jerry、祺祺分工合作，把滿車行李卸下來。走進機場，Jerry 和祺祺去排隊掛行李，小希和阿叡想找個地方坐坐，卻遠遠看見暴龍哥提了個漂亮的點心盒等在前面。

發現兩人，他熱情地跑上前，想要給大功臣小希一個「深情擁抱」。

但在還差三步距離時，他敏銳地發現氛圍不對，氣溫驟降、陣陣陰風吹拂髮梢，即使他的頭髮不多了，但並不影響感應。

阿叡戴著墨鏡，看不見他的桃花眼，但暴龍就是知道，裡面有兩支箭正以時速七百公里向自己射過來。

於是，展開的手臂不自覺放下，熱情不自覺收斂，連嘴上的笑意也跟著消失無蹤。

他規規矩矩走到兩人面前，「這是我們家迅猛龍親手做的點心，甜的、鹹的都有，你們帶在飛機上吃。」

迅猛龍是暴龍哥的弟弟，從法國學成歸國，在經營下午茶餐廳，當然，暴龍哥是他最大的金主。

迅猛龍的手藝超好，小希愛死了，好想跟著他學幾招，但……主子不爽，只能放棄。

主子為什麼不爽？誰曉得。

敢去問主子嗎？沒人敢。

「謝謝暴龍哥。」小希笑眼眯眯的接下來。

暴龍順勢在小希耳邊說下幾句話。「Jan 很高興，說要送你一條她親自設計的寶石項鍊，不要客氣、盡量收，這樣下次她才好意思拜託妳。」

小希點點頭，像偷到奶油的小老鼠，這就是當奴婢的好處，當服侍的主子夠大尾，這些當下人的，也能升天！

「神神祕祕的在講什麼？」阿叡又不爽了。

阿叡的眼鏡很黑，但暴龍就是知道自己被瞪了，急忙退開幾步，說：「沒什麼，我告訴小希，前兩天我去電視台拜會總經理，恰好遇見小希的父親，他現在紅得不得了，許多電視台爭相邀他上節目。」

阿叡拿掉墨鏡，這下子，暴龍真真切切看見他在瞪自己。

他輕哼一聲，「講這種無聊的事幹麼？」接過小希手上的點心盒，握住她的手，

「走，我們上樓喝咖啡。」

然後……暴龍發現自己被無視了……

第二章

車子停在拍片現場時，小希手機震動。

打開，是暴龍哥用 We Chat 傳來的訊息，看一眼，她皺眉、錄音回傳，只講了簡短的四個字——忘、恩、負、義。

聽見她咬牙切齒的話，阿叡問：「什麼事？」

小希遲疑地笑了笑，然後帶著誠惶誠恐的表情對他說：「其實……不是什麼大事。」

通常她用這種口氣表情說話時，阿叡就曉得有一件會讓他生氣的事即將發生。更正確的推論是——暴龍故意等他們抵達後，算準時間才發出訊息。

理由？很簡單，他都到現場了，總不好意思當著導演的面，甩頭走人，就算他很大牌，就算他的臉是天生自然臭，就算他比不上小希的圓融，但基本的人情世故還是懂得。

「要講？不講？三秒鐘！」他舉起三根手指頭，然後一根一根往回收。

見勢，Jerry 和祺祺迅速做出決定，他們抱起化妝箱和躺椅、太陽傘，直接奔到架設攝影機的地方。

小希在最後一根大拇指往回縮同時，拉出甜到膩人的笑臉，雙手在胸前合掌，拿他當四面佛來拜。

「嗯……其實是有一點點的小疏忽，我昨天晚上太累，忘記告訴你一件事，那就

是……今天的戲有一點點的小小狀況，很小很小，你氣吸大口一點，就過去了。」
小希把過錯全往自己身上攬，這是工作團隊裡的「小默契」。

凡錯在她，阿叢就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再嚴重一點，頂多是秋颱掃過，很快就會恢復生機。

如果算到別人頭上……唉，上次阿叢和 Lulu 冷戰……

別以為沒有小希的事，到最後還是衰到她。

她必須跑到 Lulu 家好話說盡，馬屁一路拍到馬背脊，把 Lulu 誇得天上有、人間無，小小的差錯否定不了神仙姊姊的偉大功勳。

還要在阿叢面前，闡述 Lulu 的懺悔懊惱，用誇大的演技展現她的挫折及哀傷，最後弄出一篇人非聖賢、誰能無過的大道理。

最後才把這件事給平過去。

沒想到兩個月之後，阿叢沒事竟跑去找 Lulu「談心」，然後知道她這個跳梁小丑在中間扮演了什麼角色。

阿叢甩她臉子，問：「我哪裡做錯？需要妳去拍人馬屁？」

Lulu 也寒聲問：「我什麼時候懺悔懊惱，挫折哀傷？」

搞得她裡外不是人，陪笑陪到臉抽筋。

誰說她不是奴婢？誰說她不是賤民？她根本就是下流社會的下流人。

「長話短說！」阿叢一吼，把小希的魂魄吼回來。

他一喊，小希嚇得把話一口氣說出來。「原本客串的張黎兒換人了。」

「換成誰？」他的聲音快要把她的心凍成草莓冰，要下五月雪了嗎？

「就是、就是……」

她的「就是」才剛開始，一聲深情呼喚，從遠方傳來。

「邵叢，你怎麼這麼晚才到？」

是余潔？答案出爐！阿叢瞪小希一眼，瞪得她心臟萎縮、膽汁狂噴。

唉，這位余潔小姐演技普普、長相普普，但她的背景非凡，從阿叢開始進軍內地市場起，她就是他的惡夢排行榜冠軍。

小希唯一能拿來安慰自己的是，余潔不僅騷擾阿叢，不少顏值高的男星都受害過。

擺起臭臉，他轉過身，連招呼也不打一個就走。

小希跟在阿叢身後，還不斷轉頭對余潔說話，「余小姐，好久不見，對不起，阿叢還沒換裝，先去忙哦。」

見小希還在囉唆，阿叢不屑地瞥她一眼，手臂伸過去勾住她的脖子，飛快朝 Jerry 走去。

小希低聲說：「我知道你不喜歡應酬，可是得罪她不大好。」

否則怎麼會有傳聞，不少男星都被她得手過？這位小姐對男人的渴求，就像老虎渴肉、貓咪求魚，一日不得、夜夜難眠。

「她爸很大嗎？」阿叢不屑地輕哼一聲，這個笨蛋，喜歡巴結，也搞清楚政治風向，別看到人就貼上去。

「好歹是一省的書記官，權勢滔天……」小希嘿嘿兩聲，這年頭錢多砸人、勢大壓人，他們小小的、混口飯吃的弱勢演員，還是睜一眼閉一眼的好。

阿叡懶得跟她說，問：「我有和她對到戲嗎？」

講到這個，小希倒是鬆口大氣，劇本她前後看過三四次。「有出現在同一幕裡，但你主要是和岳芹對戲，她只是站在旁邊的道具，放心、放心，關導演對戲的要求很嚴格，她不敢亂來的。」

說到這裡，容她為岳芹默哀三秒鐘，因為接下來吻戲……那麼美味的小鮮肉啊，余潔怎捨得不假戲真作？

找個機會，讓祺祺送兩瓶飲料過去「慰勞」一下，這世間總是要有人為藝術犧牲。

「告訴暴龍，下次再有這種事，他就等著變翼手龍。」

這個恐嚇，她懂……逃命的話，用飛的當然比用跑的快，不過暴龍哥壯碩的身材，大概找不到那麼大副的翅膀。

「是。」小希乖乖回答。「你快點上妝、換衣服，我去和導演打個招呼。」

阿叡點點頭，轉身往臨時搭的休息室走去。

小希從行李箱裡拿出一盒鳳梨酥和太陽餅，還是導演老婆最愛的微熱山丘，別的不行，做人這方面小希舉世無敵，她就是有本事把所有人打點得舒心適意。

瞧，導演發現小希還記得自己老婆喜歡鳳梨酥，立馬高興得和小希來個大擁抱，工作人員接到太陽餅，也笑咪咪地和小希打招呼。

瞧，沒有她這個最佳助理，臭臉叡不曉得會得罪多少人。

轉身，卻發現余潔面色不善地瞪著自己，助理 Apple 不知道在勸她什麼，讓她的臉繃得更緊，當然那個緊緻度，到底是因為生氣，還是肉毒桿菌打太多，小希就不確定了。

看著對方朝自己走近，小希急忙勾了滿臉笑，主動找話題，「余小姐好，岳芹還沒到嗎？這次妳和岳先生演一對年輕情侶，真是太合拍，郎才女貌，畫面唯美，真真是導演目光如炬，挑人的眼光了不起。」

她豎起大拇指，諂媚的話說得連自己都感到噁心，回頭記得吞一顆胃藥。

余潔臉色稍霽。「妳和邵叡是什麼關係？」

「就是大明星和小助理……」她這麼問，難道自己不小心成為對方的假想敵？

「我看你們打打鬧鬧，感情很好嘛。」

打打鬧鬧？是指阿叡勾住她的脖子、拖著她走的那幕嗎？那是肢體暴力吧，余潔是從哪裡看出「感情很好」的？

不行、不行，得急忙撇清，如果謠言散播出去……他們家阿叡可是靠桃花吃飯的。

「那是因為阿叡沒把我當女的啊，余小姐，其實我……我是蕾絲邊，那個、那個，祺祺是我的愛人。」她望向祺祺的背影，笑出款款深情。

小希的表態暫時解除余潔的敵意，余潔再看了她兩眼之後，轉身。

呼……小希鬆口氣，走回阿叡身邊，她暗暗祈禱，希望這三天能夠平安度過。

阿叡的記憶力是愛因斯坦級，上場前，只淡淡掃一次劇本，台詞就會自動輸入，至於他的演技……

老話了，在小希眼底，他是天生和成功為伍的人，所以阿叡演戲時，小希根本連看都不看，通常是哪裡涼快哪裡躲。

現在，她就坐在阿叡舒服的躺椅上，看著祺祺花兩萬塊買來的《大盛傳說》。

故事很普通，和市面上的穿越小說差不多，之前韓國有個電視劇邀約，就是演穿越劇，但時間佔用太多，暴龍哥那邊直接刪除了。

突地，一聲嬌斥在頭頂上方傳來。「妳說謊！」

聲音尖銳、語調張揚，嚇得她的小心肝抖了好幾下，雞皮疙瘩順勢冒上來。

對上余潔冒火的眼睛，小希笑得很心虛。「余小姐，有什麼問題嗎？」

「祺祺說她的愛人是 Jerry。」

哇咧，她也跑去問祺祺？這種狀況下，不難想像祺祺的自救方案，該死，應該先套好的！所以……要誅她九族了嗎？

如果有這等需要的話，她可以把爸爸和繼母、繼弟貢獻出去。

「不要生氣，有話好好說，肯定是哪裡有誤會……要不要先吃個蘋果？」

小希沒招了，只能拿拖延當招數，希望阿叡快點來救場。

她從袋子裡摸出一顆碩大的蘋果和瑞士刀，殷勤地做起隨身服務，把兩萬塊的書墊在腳上，試著把皮削得完整又美麗，只是微微顫抖的手洩露自己的恐懼，她、她、她的表情，很像餓很久的巫婆啊……

「用蘋果打發我，妳當我是乞丐嗎？」

余潔用力踢了她一腳，小希手抖，瑞士刀劃上手指頭，傷口不小，鮮血滲了出來滴到書冊上。

小希驚訝地望向對方，接下來要搞暴力嗎？她沒出息，打架不行、只能當沙包，這個時刻，她分外想念阿叡的美好……

導演喊卡，阿叡朝小希走去，恰好看見這一幕。

轟！一根火柴扔進油桶裡，肚子瞬間燒出一爐火，熊熊大火賣力燒灼！

阿叡跨開長腿往前走，一把搶過小希的刀子。

他沒細看，拿過刀子時，刀刃劃過掌心，繼小希之後，他的血也滴到書本上，在古代，這種動作叫做歃血為盟，他們可以演桃園三結義了。

他拉起小希，寒聲道：「余小姐如果對我的助理有任何不滿，請告訴我，我會處理，不勞余小姐出手。」

他環住小希的腰，往臨時搭建的休息室走去。

走出三五步，小希急忙抓住他的手。「你流血了，要快點止血。」

阿叡憤怒地甩開她的手，怒道：「我再說一次，誰敢動妳一根手指頭……」

「知道、知道，要打回去。」已經耳提面命很多次了，可她的本性就是沒出息啊，誰有本事逼老鷹開屏，叫肥豬用雙腳站立呢？

阿叡瞪她，打回去？憑她？她只有被人啃的分！「跑來告訴我。」

「知道、沒問題、記住了，欺負小希是主子的專利咩。」她開始裝痞，好躲避阿

叡的火氣。

望著兩人背影，余潔眼底射出一把把的暴雨梨花針，章云希哪裡好，既不出色又無美貌，憑什麼邵叡眼裡只看得到她？她是用什麼手段勾引男人！

「我不會放過妳的！」余潔低聲道。

Apple 聽見這句話，心頭一震，身體不自主地顫抖，片場爆炸案剛過，那個女星還沒從皮膚移植的手術中解脫，得罪余潔的人……

她謹慎小心地挑著話說：「岳芹在那邊，余小姐要不要找他敘敘舊？」

余潔橫她一眼，她是那種吃不到牛排，可以用蘿蔔代替的人嗎？岳芹有什麼好，小鮮肉、玩玩就算，拿什麼和邵叡比？

輕咬牙，她不知道自己笑得很猙獰，不過她曉得自己的個性，只要是她想要、喜歡的，她都要得到。

用力推開 Apple，她拿起手機，往沒有人的方向走去。

Apple 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沒有跟在余潔身後。

這時候，沒有人注意到被丟在躺椅上的《大盛傳說》。

在小希的血滲入書頁後，阿叡的血也跟著滲進去，然後，奇異的事發生了，兩人的血都沒有在封面上落下痕跡，反而是那幾點殷紅一頁頁往下滲透，直到停留在最後一頁。

莫名地，最後一行的「全書完」三個字悄悄地消失，緊接著，故事的最後一句消失、倒數第二句消失，倒數第三句、第四句……

鮮紅的血，像橡皮擦似的，慢慢地擦掉書頁上的字跡，慢慢地留下一片片空白……

今天幾幕戲，幾乎沒什麼 NG 就拍好。

回到借住的民宿時，天還很亮，阿叡和導演在討論明天拍的幾場戲，讓 Jerry、祺祺和小希先回房間。

在山區拍片，住的環境不會太好，再大牌的人，也必須委屈。

製作組商借了幾個四合院，阿叡分到兩間房，一進到屋裡，三個人就開始打掃整理。趁太陽沒下山，他們把棉被拿到院子中間曬。

拖完地板，小希把水桶的水潑在院子裡，天夠熱，石頭鋪成的地板冒出陣陣水蒸氣，抹掉臉上的汗水，她找到一根木棍，用力敲打棉被。

Apple 從遠處走來，看見她，小希的太陽穴突突地跳著。

夭壽，又來了，不會是晚餐邀約吧？

阿叡絕對不會去的，光是中午那件事，腹黑傢伙沒對余潔出手，小希已經為對方感到慶幸，她要是再惹出些有的沒的……小希很焦慮啊，自己是和平主義者，實在不樂意看到暴力血腥。

「小希。」Apple 客客氣氣地喊一聲。

萬般不情願，但小希還是堆起滿臉笑意，「有事嗎？」

「剛剛我遇見邵先生了，他在前面的林子裡，要我跟你講一聲，讓你過去找他。」

「哪個林子？」他不是在和導演談戲嗎？小希皺眉，難道是……想更換新場景？

Apple 指著門前道路。「順著這條路直走，不到十分鐘，會看見左手邊有一片竹林，仔細看，能發現一條小徑，走進去後，大概五十公尺有一個亭子，邵先生就在亭子裡。」

「哦，好。謝謝妳。」

「不客氣，我先回去。」

知道不是晚餐邀約，小希鬆口氣，送走 Apple 後，她回房間拿手機，照著對方指點的方向走去。

小希走了好長一段路，根本沒有對方講得那麼輕鬆，光是中間就有兩、三條岔路，好不容易看見竹林，可是不對啊，左邊沒有竹林，右邊才有，她猶豫片刻，會不會走錯了？

再往前幾步，發現竹林中間有條小徑，她急忙往裡走，這片竹林異常茂盛，光線幾乎全被竹葉擋住。

「沒事跑到這裡來做什麼？」小希低聲埋怨。

她打開手機手電筒往前照，細數著腳步，約略計算五十公尺，問題是……哪有什麼亭子？見鬼了！

她撥出號碼，在鈴響第三聲時，阿叡接了起來。

她急問：「你在哪裡啊，這邊根本就沒有亭子。」

「妳在說什麼？」

「你不是讓 Apple 叫我過來嗎？」

低低地，他罵一聲白癡！顧不得生氣，連忙追問：「妳在哪裡？」

「就四合院那條路往前走，中間會有兩個岔路，我每次都選右邊那條，再走過一段，右手邊有個竹林……」她盡可能詳細地把路況講清楚。

「妳待在原地不要動，我馬上過去找妳。」

聽見他的回話，小希心情放鬆，找了塊乾淨的地方坐下來，耐心等待。

一直都是這樣，阿叡說「不要動、我來處理」，她就會放心地把事情交給他。

是因為他沒有失敗紀錄，還是因為在第一天的校車上，她就認定他是會保護自己的人？

關掉手電筒，四周黑漆漆的，但她不害怕。

她的膽子其實很大，但長期惡夢，讓邵叔阿姨以為她膽小怯懦。

精神科醫生說，她心中有個無法打開的恐懼點，只要她願意推開門，正視它，恐懼就不會再上門。

正視它嗎？她想啊，她要求父親再次追查當年肇事原因，但每次的答案都讓她失望。

一遍遍的事實證明，夢中的場景是假的，跛腳男、藍色車輛……通通是她的想像，她沒有親眼看見媽咪被撞，她只是見到倒在血泊中的媽咪，便引發出所有幻想。小希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彷彿連時空都凝住了。

手機響，她飛快接起。「喂。」

「我進入竹林了，妳在哪裡？」阿叡的聲音有點急，他在竹林外面看見兩個猥褻的男人，如果是余潔引誘小希過來，那麼不難想像她想對小希做什麼。

而這個想像，讓阿叡暴怒。

「我在……等等，我打開手電筒，說不定你能看到我。」她拿起手機點開手電筒，不久刺目的光線射出，她拿著手機四下照。「我在這裡，你看見了嗎？」

沒有回應，她繼續用手機照著四周。

這時，一陣窸窣聲響起，什麼事情都尚未確定，但心就安了，因為相信，相信來的人是阿叡，相信他會找到自己。

果然下一秒，她聽見阿叡醇厚的嗓音，不是手機發出來的，而是在空氣中傳遞的聲音。「我看見妳了！」

站起身，她把頭轉向聲音方向，不多久一個巨大黑色影子籠罩，下一秒，她被緊緊抱進他懷裡。

圈住他的腰，熟悉的胸口、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氛圍將她環繞，她不害怕的，即便這一刻天塌下來，她也不怕。

「笨蛋，這麼好騙？我不是說和導演在討論戲嗎？」他氣急敗壞，不過……沒事了，她沒事就好。

小希也想清楚了，苦笑，對啊，怎麼這麼好騙。「對不起，有沒有耽誤正事？」阿叡憋在胸腔的那口氣緩緩吐出，若不是怕她出事，他會幾個拳頭揍昏外面那兩個猥瑣男，敢算計他的小希……阿叡眼底透出銳利。「沒事，已經討論結束。」

「那就好。」

「嚇到了？」

「沒有，我知道，你一定會找到我。」她無比堅強的信心，鬆開他緊蹙的濃眉。

「逞強，聲音都哽咽了。」他巴她一下後腦。

她沒解釋，那是因為想到媽咪，堆起滿眼笑意，握緊他的手心，說：「我們回去吧！」

「嗯。」

阿叡牽起她的手往外走，小徑離正路並不遠，但他們走了十幾分鐘還沒走出去，怎麼會這樣？

小希看他一眼，不會吧，他也迷路？他是人性化 GPS 定位系統啊！

小希不敢發出聲音擾亂他的思緒，他怎麼走她便怎麼跟，就算明明覺得有問題出現，她依舊對他百分百信任。

又走過十幾分鐘，只有單一方向，沒有其他岔路，奇怪的是……遇到鬼打牆？

阿叡放棄了，問：「妳知不知道民宿的住址。」

「知道。」工作人員有傳給她，小希低頭從 Line 裡面找出地址，再輸進 Google map。

上面規劃出路線，她遞給阿叡看。「要繼續往前。」

繼續往前？阿叡搖搖頭，但既然 Google map 這麼說……他牽起小希的手、再度

往前走。

又走過將近一個鐘頭，阿叡越來越感到詭異，剛才從他進竹林到看見小希，根本不用五分鐘，都走這麼久了，不可能還待在竹林裡，除非 Google map 弄錯方向，帶他們繞一大圈。

就在他打算喊停時，小希指著前方，高興大喊，「你看！」

有光？不管方向對不對，代表他們已經離開竹林，問題是……

他猶豫著，該不該往前走。

小希疑惑問：「怎麼了？」

「我們走這麼久，太陽應該已經下山，但那個光線……」他就是覺得不對勁。

「也許是某個村落的……燈……」她也唬爛不下去，那個光線看起來，明明就是……

沒等她想完，阿叡拉起她繼續走，小希一頭霧水，「你不是說……」

阿叡沒好氣回答，「還有別的選擇嗎？」

是啊，小希同意，沒有更好的選擇了。這次兩人只走三、五十步，就順利離開竹林。

對，超奇怪，外面居然是……日正當中的豔陽天？

阿叡低頭看一眼手機，十一點六分？怎麼會？

中午十一點多，他正在拍第二、三場戲？這裡處處透露著詭譎，他下意識地把小希護在懷裡。

小希的反應更怪，她閉著眼睛、皺著眉心，卻半句話都不說。

「妳怎麼了？」阿叡急問。

小希說：「你感覺不到嗎？時空在流動？」

時空流動？這是什麼鬼，誰感覺得到？

見他不說話，小希努力解釋著，「就是有一股涼涼的東西，不斷朝你身邊流過。」

「那是……」

她搶話，「不是風，是像水一樣的東西。」

阿叡眉毛打死結了，這傢伙到底在說什麼？

「跟著我，不要亂跑。」抬腿往前走，他非要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

小希還想多感受一下，這種感覺太奇妙，明明就不在水裡，卻有水流在身邊打圈迴旋，她全身上下的毛細孔全都舒展開了。

她走得漫不經心，於是被一顆石頭給絆倒，不自覺驚呼出聲，正要爬起身，卻見到眼前有一塊古老石碑矗立著，上頭刻著四個字。經過歲月侵蝕，已經看不太出來上面寫的是什麼，可是……好奇怪，她忍不住有想要碰觸的衝動。

阿叡轉回小希身邊蹲下，想唸她兩句，卻發現小希怔魔似地定定看著石碑、一瞬不瞬，她顫巍巍地撫摸石碑上面的字，也不知道是在對自己說話，還是在對阿叡說。

「天！我看懂了——」聲音在這裡斷掉。

阿叡低頭，發現小希突然陷入昏迷，慌得想將她打橫抱起，但他的手肘碰到石碑，

下一刻，他也陷入了無邊無際的黑暗中。

好軟，好像躺在雲裡，整個身子都陷下去了。

雲，很軟很香，讓她忍不住想要多聞幾下，勾起嘴角，懷抱白雲蒼蒼，小希變成神仙姊姊……

伸個懶腰，她下意識覺得自己睡得好飽。

她的失眠史非常久遠，「睡飽飽」從來不是她的經驗，翻身、翻身再翻身，原來筋斗雲是她的睡眠救星，滿足輕嘆，太棒了……

側過身，聽見窸窣窸窣的聲音，小希微微睜開眼睛，視線慢慢聚焦，倏地她猛地張眼，大喊一聲，整個人像蝦子似的，用蹬腳倒退法，蜷縮到床角。

地上……跪滿了黑壓壓的一票人……

哇咧，是怎樣？她真的變成神仙姊姊，需要靠三炷清香來填肚子了嗎？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恐怖的是她們、他們……嗚，全部人都穿著古代衣服……

小希緊抓住棉被，把自己裹緊。

一陣靈光閃過，她想起在意識消失的最後一刻她讀懂了石碑上的文字，石碑上寫著……大盛王朝？

作夢嗎？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她讀祺祺的《大盛傳說》，便夢見穿越？

不要、不要，她用力狠掐自己一把，然後……

「啊！」她極力壓抑出口的叫聲，但再壓抑，一、二十顆人頭，還是齊齊抬高，視線與她相對。

沒出息的小希……又想尖叫了……

跪在最前面的是個三十幾歲的婦人，面容嚴肅、氣勢十足，她穿著俐落的綢衫，質料很好，看得出來是那種所謂的「低調中的奢華」。

後來，小希才曉得她是府內總管，叫做張晴。

她身後那群人，皆做武士打扮，男女各半，只不過女人跪在前面，男人在後。

「王爺恕罪，屬下救駕來遲，讓王爺受罪。」

張晴一揖到地，所有人跟著磕出響聲。

整齊劃一的台詞，像受過嚴格訓練似的，中氣十足的聲音，讓她一嚇再嚇。

王爺？王爺在哪裡？她左轉轉、右轉轉，一顆頭轉得像波浪鼓，也沒發現床上除了自己，還有什麼王爺存在的痕跡？

莫非他們口中的王爺是佛地魔級別，神龍見首不見尾？

想到這裡，她忍不住想離開床鋪遠一點，因為鬼壓床不好受，鬼王爺壓床應該也不會太爽。

她拉開棉被，準備下床，結果……

哇哇哇哇哇！她穿的是什麼鬼啊？傳說中的肚兜嗎？可是肚兜上面竟然繡龍，夭壽骨，穿這種大逆不道的肚兜，難不成她是則天大聖女帝？

不對，一、二、三、四……只有四隻爪子，呼……是蟒、不是龍。

等等，他們剛剛說什麼？好像說……王爺恕罪？

莫非、難道……她又看看左右，再度確定沒有其他人……會不會那位「王爺」恰恰好、不小心，是鄙人在下本姑娘？

太多資訊需要消化，本來就不是太清晰的腦袋亂成一鍋漿糊，急需有人幫忙整理，這種時候……

阿叡？對啊，阿叡呢？他有沒有跟她一起穿越？

帶著試探、帶著一點點的豁出去，她開口問：「本王帶回來的那個……」

那個什麼？小希不曉得應該怎麼稱呼阿叡，如果自己在這個時代，有身分、有名字，那阿叡叫什麼？

正腸枯思竭之際，張晴搶先一步回答。

「王爺指的是那位男寵？」

男寵？！噗，她控制不住噴口水。

高高在上的主子竟然變成男寵，而小小奴婢卻搖身一變成為了王爺？天吶、天吶、天吶，她應不應該爽幾下？

等等，別高興得太早，他們口中的男寵是阿叡嗎？沒看到人不能爽得太快，就算有阿叡的臉，誰曉得裡頭住的靈魂是不是自己熟悉的那一位？

吞下口水，建立勇氣，小希下令，「去把那名男寵帶過來，所有的人通通退下，今日之罪，本王不追究。」

聽見王爺的話，眾人並不覺得訝異，他們家王爺和女帝不一樣，再寬厚溫和不過。

「是！」一聲應答後，所有人退出門外。

房間陡然空下來，這让小希鬆口氣。

坐在床上，她怔怔地回想祺祺講過的話，試圖找出是哪個契機，讓她穿進《大盛傳說》裡。

是竹林嗎？不對，如果是地點的問題，誰會曉得祺祺會窮極無聊、千里迢迢地把書帶到雲南炫耀。

是閱讀者的問題？更不對，祺祺從頭到尾都看過，她不過讀完三分之二。

所以問題出在哪裡？

回到民宿時，她看見祺祺把書帶回來了，那麼她可不可以大膽假設，不久之後，祺祺也會加入穿越行列？

腦袋裡面的思緒，依舊是滿天全金條，欲抓沒半條，這時候門從外面推開，張晴領著阿叡進來，小希揮揮手，張晴低頭退出門外。

小希看著阿叡，無法形容了，本來就是帥到讓人長針眼的男生，現在又穿上一身紫衫長袍……

寬袖大襟，烏溜溜的長髮束在半月冠裡，用銀簪扣住，腰間掛著五彩荷包帶出一絲優雅的痞氣。

天，要怎麼形容？朱面丹唇？勾魂魅眼？丰神俊朗、體態軒昂、溫潤如水？

小希不是寫小說的，無法形容他的美。但，是「美」沒錯，美得動人、美得驚心、美得讓花癡變成常態。

只是……此阿叡是不是彼阿叡？

兩個人、四顆眼睛相對，小希打死不敢先出聲。

如果不是呢？她會哭死，被嚇的。

如果是呢？她也會哭死，是樂的。

看著她那副傻相，阿叡忍不住揚聲，「還不過來做什麼？真以為自己是王爺？」

是哩、是她的阿叡啦！

阿叡的聲音、阿叡的霸道、阿叡的表情……如假包換的阿叡啦！

她樂，所以哭了，拋開棉被，赤腳下床，衝進他懷裡，緊緊圈住他的腰，所有動作迅速而流暢。

「是你！太好了，真的是你，如果不是你，我怎麼辦？我快嚇死了……」她語無倫次亂喊一通。

她的白癡腦袋在想什麼？他不是好端端站在這裡嗎？怎麼會不是他？

只不過他現在沒辦法追究這個，因為……他尷尬了。

她穿一件輕薄短小、露出大半個背脊的肚兜，胸前的豐潤貼上他堅硬的胸肌，而下方的褻褲更是薄到……很容易讓對方感受到自己的生理變化。

一股熱血往上衝，再不克制，將會有兩管鮮紅液體，從臉上對稱的洞孔中流出。

阿叡極力忍耐，抑住青春男子的激動，寒聲道：「抱這麼久？夠了沒？」

小希不想鬆手，但她已經習慣對主子的絕對服從，所以乖乖放手，臉上眼淚鼻涕持續奔流。

她拉著他的手。「你怎麼不留在我身邊，我醒來沒有看見你，快嚇死了，你知不知道？」

講什麼鬼話，在這裡他們的身分懸殊這麼大，他能留在她身邊才有鬼。

不過她哭成那樣，老愛裝勇敢，裝自己很強的章云希，是真的嚇壞了吧。

「上床！」

她低著頭，沒看見他眼底滿滿的溺愛，只聽見他冷冷的命令。

「哦，好。」早已奴化的小希聽見命令，便背著他躬身把床重新鋪好。

渾圓的翹臀在他眼前招搖，讓阿叡好不容易強抑下去的某個點，唉……不是二月二，怎麼就龍抬頭了？

「我鋪好了。」躬身、兩手一托，她像過去那樣，卑微地把阿叡請上床。

他沒好氣說：「我叫妳上床。」

她？「哦，好。」

她乖乖上床，他拉起棉被，把她從脖子以下裹緊緊。

他的動作讓小希的視線往下移，啊……她終於明白問題所在……天啊，她怎麼可以激動到忘記自己衣不蔽體，藍瘦、香菇……不對，是香屍……

阿叡假裝沒看見她的羞惱，脫掉鞋子，跟著上床。

「妳在睡覺的時候……」

「不是睡覺，是昏倒。」她必須更正，不管是穿越到書裡還是古代，所有穿越者都必須經過昏倒或被撞死、炸死這一關。

他癟嘴，不想和她爭這種芝麻小事。

「我問了身邊伺候的人，確定一些事。」阿叡說。

雖然他的定位是「男寵」——某種異常貶抑的身分。但小希現在的身分「位高權重」，她帶回來的人，無人敢輕慢，因此那位自稱是王爺幕僚的呂箏有問必答。雖然，阿叡相當懷疑呂箏回答得這麼仔細的背後動機。

「比方？」

「這裡是大盛王朝……」

阿叡才剛開口，小希立刻搶話。「我就是要告訴你這個，我看清楚那塊石碑了，上面就寫著大盛王朝，你記不記得祺祺買的那本書？」

阿叡沉吟道：「也許只是巧合。」

「大盛王朝，以女為尊，女帝、女相，女人主宰世界。這是書開頭的第一句，我已經看完將近三分之二。」

如果不是余潔鬧場，說不定她能把整本書看完。

小希的話，讓阿叡找不出強而有力的話來辯駁。「書裡面還寫什麼？」

「還寫位高權重的女人可以娶三夫、迎四寵，在大盛王朝，女人掌握政治、經濟、司法、軍事權，作者形容，這裡的科技與文明約和中國唐宋差不多，印刷術、造紙術、爆竹已經被發明，以科舉選才，文化相當進步。」

阿叡沉吟不語，小希搖晃他的手臂，問：「你探聽到的也一樣嗎？」

「嗯，妳是先帝最小的女兒……」

阿叡探得的，遠比小希知道的更多，且更貼近他們的生活。

先帝是個有遠見、有魄力的人，她的一生，生下七個皇子、三個公主，皇子們或者和親、或者出嫁，於朝堂局勢都沒有關係。

她的長女明玥公主則是個傳奇人物。

三歲能吟詩、五歲能作詞，七歲發明的織布機和縫紉機，改寫了大盛王朝的歷史，讓這個國家變成紡織大國，四周鄰國競相與大盛經濟合作。

在政治上，明玥公主碰到最困難、阻礙最大的改革，是提升男性的社會地位。

二十年前，大盛王朝的男人不能為官、不能參加科考，不能拋頭露面，更不能伺候兩個女人，妻死夫殉，是常有所聞的事。

明玥公主卻認為男人身量比女子高大，力氣足、腦袋不差，把他們關在家裡不事生產，太浪費國力。

於是在童稚時期，便說服女帝廣開塾學，兼收男女，且允許男人參加科考。

此想法傳出，嚇壞朝中大老，不少清流學者紛紛跳出來指責明玥公主大逆不道，違反祖宗訓示。

若不是因為這場風波，身為正皇夫所出的嫡女，她早該受封為太子。

即使受到這麼大的阻撓，先帝問：「玥兒是否要繼續堅持？」明玥公主一臉的雲淡風輕，回答，「罵都挨了，不堅持做到底不划算。」

就這樣，先帝讓自己七歲的女兒背上罵名，堅持改革。

只不過律法中加入一條規則——身為男子，不得任三品以上大官。

這條律法，稍微平息衛道人士的憤怒。

隔年消息傳出，此屆科考，有三成男子考上進士。

他們受封的官位雖小，但男人總算出頭天。

這變化有許多人贊成，當然反對的也不在少數。

反對人士，自然是擔心自家女兒多了競爭對手，往後在仕途上，倍加艱難。

而贊成的除男人之外，還有不少「男人的娘」，確定自家兒子的未來有希望，不必關在家裡彈琴、畫畫、寫詩，也能走出府門，與女人一較長短，誰不舉雙手投下同意票？

從那之後，男人的社會地位，隨著知識增長與就業機會增加，慢慢攀升。

如今士農工商中，男子從事農業及工匠業的，已遠遠超過女人，佔農工總人口數的六成。

如明玥公主所言，男人體力好，有他們加入生產線，不但製造出來的工具精良、農產豐收，短短兩年，朝廷收到的稅金是過去的兩倍半，這個成績將反對改革的朝臣們封了口。

以行商的男子人口數目來看，也佔市場將近四成，而走仕途的男子也突破官員人數的兩成，儘管無法突破三品這個限制，也已經讓不少男人打從心底感激明玥公主。

而各行各業中，差別最大的，就是國家軍隊了。

眼下的狀況是——兵將中的男子人數直逼八成，並且有人突破三品限制，已經成為二品大員。

為什麼在軍隊中，男女比例會轉換得這麼快？這就不得不提男女先天上的體能限制了，女人每個月有生理期，但敵軍來襲，豈會顧慮到妳的小日子什麼時候到？再者，男人本就血氣方剛，過去只能在女人身上發洩，現在有一塊這麼好的戰場，誰不願意衝鋒陷陣？

更何況軍隊中的升遷，是以軍功說話，兩軍交戰，體力勝者贏，幾場戰役下來，誰優誰劣、一清二楚，就算朝廷不淘汰女兵，敵軍也會幫著淘汰。

因此造成軍隊中陽盛陰衰的情況。

說完明玥公主，再談談由皇貴夫所出的明珠公主。

年幼時期的明珠公主，長相好、脾氣佳，一張小甜嘴，甜得女帝寵愛不已。

只不過長相好和脾氣軟這種事，若是長在日後要和番的皇子身上，倒不是壞事，但想當女帝的話，就太缺乏說服力了。

五年前先帝病重，朝中大員分成兩派，一派擁護明玥公主、一派擁護明珠公主。

擁護明珠公主繼位的，是由皇貴夫的娘家、周氏家族領軍，結合朝堂近三成的臣官。

而明玥公主因為正皇夫去世得早，外祖家中女子數量單薄，漸漸地家族淡出朝堂，外祖家的勢力遠遠不能與皇貴夫娘家抗衡，但明玥公主的堅毅、聰慧、卓爾不凡……讓許多對朝堂興旺有責任的大臣們，積極擁戴。

據說當時女帝有意命明玥公主接位，但奉命進宮擬遺詔的左相，卻在三日後於宮

中暴斃，之後女帝命右相進宮。

當日深夜，女帝駕崩，遺詔上寫的繼位人選是明珠公主，消息傳出，朝中一片譁然，紛紛質疑遺詔真假。

緊接著明玥公主因宮中失火而葬身火海，明珠公主這才順利即位。

先帝最小的女兒是明希公主，也就是正穿著肚兜，躺在棉被裡聽故事這位。

明希公主的親生父親身分低下，在後宮沒有地位，再加上資質普通、樣貌普通，別說朝臣們，就是對皇位虎視眈眈的皇貴夫，也沒把她放在眼裡。

因為明玥公主死得蹊蹺，明珠公主擔心背上殘害手足的罵名，所以對盛明希相當寬厚。

不但封她做順親王，也不逼她離開京城到藩地就居，而明希公主也是個知情識趣的，對朝堂大事一概不管，一心喜愛鑽錢洞，哪裡有銀子可以掙，她就往哪裡跑。

即使成了女帝的明珠公主不逼她遠離朝堂，盛明希卻也一年到頭都在外地跑。

這一回便是下了一趟江南，開幾間飯館，正準備大賺一票同時，不曉得哪裡來的一票匪徒，把她的侍衛殺的殺、砍的砍，然後就……

就這樣了！

「……新帝即位後性情大變，變得多疑、變得殘暴，不把百姓當人看，大小政事全數託付給皇貴夫家的親戚，一堆的姑姑、阿姨、堂姊妹，把持大半朝政。若這些人一心為民倒也無妨，誰料竟是一窩子碩鼠，只想以權奪利，把天下利益盡納入囊中。於是官員們上行下效，當官只想搶肥缺，不少貧瘠之地一官難求，新帝執政短短五年，稅賦一年比一年高，百姓叫苦連天，於是貧富不均、於是官逼民反、於是盜賊橫生……」

「所以大盛王朝正處於風雨飄搖中？」小希問。

「嗯。」阿叡點點頭，深思呂箏把這些事透露給自己的背後目的為何。

「聽起來不太妙。」

「嗯。」阿叡又點頭，眉頭糾結著。

「那……我們要不要逃？」

小希問了句很白癡的話，讓阿叡橫她一眼，又出現舉手巴人後腦的衝動。

「逃到哪裡？二十一世紀嗎？好啊！告訴我，從哪個方向逃？」阿叡臭臉。

如今盜賊橫行，身為王爺、帶領不少侍衛的她，在外面跑兩圈都會挨刀子，天底下還有比順親王府更安全的地方？

「唉，不逃的話，我又不知道順親王是什麼性格脾氣，如果被人拆穿怎麼辦？」會不會被綁在木樁上，一燒以謝天地？

「記不記得祺祺是怎麼說的？」阿叡問。

小希眯緊雙眼、認真回想。

……聽說只要能夠找到大盛王朝，就可改寫書裡面的內容……就會穿越到書裡面，成為裡面的主角，主導故事發展。

……故事演完就出來啦，像阿叡，演完一齣戲，就能從角色中抽身。

小希用力擊掌，「想起來了，我是主角，我有權利改寫、主導整個故事。」

鬆口氣，既然以她為尊，還怕什麼？

她笑眼眯眯地望向阿叡，勾住他強健的手臂，靠上他完美的六塊肌，實在是太幸運了，居然能和這麼聰明厲害的阿叡攜手玩穿越？福氣啦！

看著她傻笑的模樣，阿叡忍不住吐槽。「當主角很得意嗎？」

「是啊，我當一輩子奴婢，現在竟然是王爺，算不算命運翻轉出頭天？」

「妳腦袋裡面到底裝什麼？難怪大『剩』王朝會這麼亂，就是被妳們這群沒腦袋的笨女人弄出來的。」

「唉唷，幹麼這樣講話，那個明玥公主不是很厲害嗎？」說著，頭又朝他的胸肌蹭過去，嘿嘿嘿，王爺和男寵捏……不爽可以踢他，心煩可以揍他，樂了還可以勾勾手指說：過來給爺捶捶腿。

越想越幸福、越想越快樂，她終於明白，好運不會一直停留在同個人身上。

「妳在吃豆腐嗎？」他輕飄飄問一句。

「是啊！」話剛說完，視線往上調二十度，和臭臉叡的目光對上，奴性很高的小希心臟一悚，立刻一秒鐘王爺變奴婢，使出她的第一套基本功——裝萌。「不是啦，是我在餵你吃豆腐。」軟軟說完，又往他胸口鑽幾下。

噗！他忍住噴笑慾望。

不少人私底下問小希，為什麼能無懼邵叡的怒氣？還不簡單，就是天生臉皮厚啊。把音調壓低兩度，他說：「起來。」

她噘起嘴，很可愛地眨眨大眼睛，繼續磨練臉皮功。「幹什麼啦？是爺叫奴家上床的。」

奴家？真的不能怪他太暴力，實在是她很欠揍，長腿一踢，小希像不倒翁似地翻轉兩圈，滾到床的另一邊。

「去叫妳的總管弄一桌好料的來。」

「哦、對，我們還沒吃飯。」

她笑咪咪地裹著棉被下床，打開衣櫃，翻出一套衣服，她背過阿叡，把手臂穿進衣袖裡，然後……然後就是高難度工作了，哪條帶子應該綁哪邊？為什麼套上去，看起來會像透視裝，衣領這麼低合理嗎？

阿叡在床上等半天，發現她還沒摸出頭緒。嘖，以前不覺得她笨，現在覺得她實在笨得很嚴重。

阿叡重嘆，走到衣櫃前，翻出一件白色長衫，說：「脫掉，先穿這件。」

哦……明白。

她脫掉罩衫，小肚兜再度在他眼前晃盪，幾乎是同一瞬間，他的生理機能立刻重啟，腥熱的感覺在鼻翼間流竄。

如果他因為失血過多，在大盛王朝駕鶴西歸，哼哼……會的，他一定會在死之前，將她吃乾抹淨！

搶過衣服，他把她兩隻手俐落地塞進衣服裡。

這時候，小廝在外面揚聲喊，「王爺，王夫回府了。」

王夫？什麼鬼啊……